

中國人文化藝術

原動刀

著明草

新華書店發行

力 動 原

著明 草

明 草 著 者

店 書 華 新 著 版 出

號一路鄉新路北川四海上

所 刷 印 明 文 著 刷 印

弄七三三路廉四海上

力 動 原

版出月八年九四九一

• 者 輯 編 •

社 長 策 學 文 人 國 中

權 • 版 • 有

• 滬 0081

1-5000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第一章	冲不淨的仇恨	一
第二章	和冰的鬥爭	六
第三章	來客	三
第四章	陳主任	四
第五章	滿湖是非	六
第六章	燃燒	九
第七章	動員大會	九
第八章	老孫頭在屯子裏	一〇
第九章	慶祝勝利	二
第十章	英雄受獎	一〇

第一章 冲不淨的仇恨

李占春在宿舍裏凍的沒辦法，跑了出來，順道溜到朱自珍的小屋子裏。朱自珍正在凍着手修理一千五百度的電爐子呢。李占春看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

『傻小子！你沒看見發電機躺着不動了嗎？你沒看見它凍成一個冰坨子那個樣嗎？還修這破電爐子幹啥？有本事的先修機器呀。』

朱自珍滿不在乎，還是很熱心地盤着爐絲，一面低下頭來修一面回答說：

『手藝人一天到晚兩手閒着算個啥？你說水車不動，它能躺個三年兩載嗎？能嗎？』

『誰知道呢？現時世道可難捉摸。日本人走了之後，中國人倒是來了好幾植，有些人叫他們做胡子，又有人說是國民黨；管他們叫啥；一句話，他們都瞅不上電。』

『胡子也罷國民黨也罷，日本工程師不回來，機器別指望修啦。』

『七月天談雪，別說修不修了，咱們出去晒會太陽，暖和暖和再說吧。人家說光棍難當，我說冬天不烤火也真够噲。』李占春不由分說，一把拉着朱自珍朝辦公室門前走去。

李占春原是水電廠製材股的鋸木工，壯大結實，力氣大，人老實，只是脾氣有點倔。朱自珍是個小工，日本人在時，他每天到機器房去掃地，偷偷地留心機器；可是他沒有機會用手去碰它，或者詳細地去看看它的轉動。油壓泵泵每隔兩三分鐘便紮紮地響一陣，特別吸引他的注意。他老尋思道：『什麼時候日本人才讓咱照管這個怪物。』他和李占春一般大，今年都二十三歲了；只是他娶了媳婦，李占春還沒娶親。他特別不愛說話，像女孩子那麼害羞，只有和李占春那種老實人才合得上來。這時候他倆遠遠便看見老孫頭斜靠在辦公室前的台階上，他正眯着眼睛盯着『白骨溝』那邊呢。

『瞅，他又自個兒在那兒發呆了呢。朱自珍，這兩天你覺着了麼？老頭兒心上可有點兒活動啦。』李占春眼望着老孫頭，用拐肘碰了朱自珍一下。

『難道他看中了屯子裏那個老寡婦不成？』

『我不是說的那個。他老打量下面那所發電所啊。他在盤算，也許——他到過縣衙門領過糧，唔，他年紀大了，也許有點兒門道。』

李占春猜的對，老孫頭這些天來的確盤算着發電廠呢。他坐在辦公室門前低頭望着山坡下面的發電廠，可以坐上幾個鐘頭。發電廠從來就沒有過像這時期那樣寂寞。寂寞得真難受啊。哦，不論那一個山頭，遠的近的，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然而往年冬天，在這冰天雪地的角落裏，機器可吵嚷得厲害啦。夏天呢，更不用提了，山上盡是蒼綠的柞樹，山杏，山梨紅，低矮的榛叢，鮮紅的野百合花，嬌豔的野玫瑰，紫色的大馬蓮花和各式各樣的野花。鳥兒在歌唱，老鷹在蔚藍的高空上飛翔；山坡下的發電機嘈雜的叫。玉帶湖的北湖頭平明如鏡，魚兒的蹦跳，常常突破平靜的湖面。但如今湖面已經凍結住了，鮮花野草都凋零了，蓋了一層白雪；山林裏的野獸已匿跡；小屯裏的幾戶人家也都躲藏在茅草房裏過着嚴冬。除了風吼，什麼聲音也沒有啊。說到發電廠，更是可憐的很：機器被日本人在撤退時破壞了；八、一五後，又被一度佔領該廠的國民黨，打開了檢查孔，放水把機器淹沖過，如今已結成堅冰，發電廠外邊，臨着小河的變電所，更是零落不堪，白鐵架子和絕緣瓶子亂七八糟；O·C·B·東倒西歪；蟬絲帽，電線，鐵片，零件滿地皆是。那四台風冷式的大變壓器，屹然不動地站在那兒。——不發電，那些傢伙像個大廢物。

看看這一切，參加開關電廠的孫懷德真有點難受。他伸直兩條長長的腿，讓溫暖的太陽光晒

着。這個高大的山東漢全身長的很相襯，長胳膊，長臉，長鼻子；動作起來可遲笨。小伙子們常因此欺負他；討他的便宜或捧他兩下，等他站起來要報復時，小伙子們已跑下半山腰去了。其實他也只是裝腔作勢罷了，他多啥也不生小伙子們的氣；他愛護他們像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老孫頭有一處叫人討厭的地方：碰着二三十歲的熟人，他便開玩笑自稱起爸爸來，特別對年青女人。年青人呢，便用種種友愛的語氣去抵抗他：『誰是你的兒子。』『誰要你這樣的爸爸。』不管別人怎樣說，他從來不冒火，心滿意足地大笑一陣。只有一次，一個知他底細的中年人頂了他一句：『你的爸爸癮還沒過够麼？』他才傷了心。

老孫頭原是山東人，在家給人扛活，打十九歲上，他爹便去世了。父親快嚙氣的時候，指着門外的田野說：『地啊，農人離不了地啊。幹活，拚命幹活，老天，不負，好，好人。……』

他依了父親的話，辛辛苦苦地扛了五年活。可是掙不上一寸土地；他媽死了，倒扯了一身飢荒。他就生了氣，把鋤頭一擡，離開了妻兒，跑外縣學木匠去了。他原是個勤快人，心眼也靈活，三年，學會了一身好手藝回來。趕他回到家來，他的虎兒已經九歲，會燒火，會幫他娘紡線。老婆紡一手好線，三年來母子倆好歹把日子對付過了。鄉裏的木匠數孫懷德的手藝好，幹起活來利酒，不脫期，因此他的活路挺不錯。一家大小三口人，都能勞動，光景過得挺不錯。他重

複他爹的遺言對他兒說：

『人要勤快，拚命幹，沒有走不完的路，窮人窮不了一輩子。』有時候，虎兒放學回家，坐在小木凳上撈線，他便坐在兒子跟前，一面給他搖扇子，一面說：

『多可恥，不幹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養出來的孩子呢，還是不幹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呸，這是財主們的道道！』跟着他屈着手指頭數上十來個人的名字：誰家的兒子光吃喝，啥事不管；誰家的兒子要錢；誰家的少爺淨穿好的，逛窯子；誰又仗着家裏有錢，爲非作歹，無所不爲。

虎兒聽的發呆，仰起臉來淨望他爹，手裏的活也停了。孫懷德就住了嘴，放下手中的扇子，溫和地微笑着，扶着兒子手裏的線撈架子，幫他轉動。虎兒不好意思地，却也甜蜜地笑一笑，趕忙繼續撈線，稚氣地要求說：

『爹！你說下去。』

這樣的光景過了兩年，虎兒初小快畢業，他娘便得了癆病，不能幹活，老吃藥，錢沒少花；辛辛苦苦攢了幾年的錢，又都吃光了。過了兩年，她身體好一點，可是旱災又來啦。旱得可蝎虎，地裏裂成一塊一塊，河見了底，包米像珍珠那麼貴。孫懷德眼看著一家三口就得餓死，打

定了主意，便攜妻兒跑關東。

虎兒慢慢長大了，他娘三天兩頭病，父子倆淨賣力氣：打鐵，木匠，侍候機器，當腳夫，小工，可是好光景再也不上他們家來啦。

『康德』五年，日本人招工修玉帶湖水電廠。父子倆便應徵上玉帶湖去了。孫懷德把老伴安置在西涼鎮住下，就領孫虎上這荒溝來。這時孫虎已二十二，是個長瘦力大的青年。

想起他的兒子孫虎，這位老頭兒更傷心啦。如果虎兒沒有死，已比李占春他們大了，興許已娶了兒媳婦，生了孫子了。啊，這裏原是一座多麼可怕的荒溝啊，滿山都是狼糞。打從日本人把這一兩萬工人招來之後，狼給趕到對面的摸頂山去了。——原來由狼統治的天地，現在由日本人來統治了。

輕便鐵道架起來，爆炸，鑿石，運土，小斗車咕嚕咕嚕成大價響，把平平的河灘堆成了大山。剷土的，推斗車的，抬石頭的，好長的一支隊伍啊；這支隊伍，不分晝夜，不分冬夏，囚徒似的在斥罵，鞭子的逼迫，死亡的威脅下幹活！現在老孫頭回想起來，心上好像還給日本工頭的鞭子一鞭一鞭地打着似的。李占春和朱自珍挨近了他，他還沒察覺出來；李占春狼狼地在肩膀上打了一下。他正想着日本人的兇相，肩上着了一打，受驚地嚇了一跳，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

個忠厚可愛的小伙子，便親暱地笑一笑說：

『是你倆。和爸爸一塊坐下來！』

『你當是誰？』李占春滿臉孩子氣地嘻笑着。在老孫頭眼前，他覺得像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樣。

『我當是川島太郎。』老孫頭隨口回答說。他這一說，把朱自珍說笑了，把李占春說惱了。朱自珍和李占春同時搶着說話。

『好老頭兒，原來你還想念川島太郎！』朱自珍笑着說。

李占春氣咕咕地說：『打從事變，你天天叨咕：咱是中國人，咱是中國人；別人提一提滿洲國你都生氣，今天你把我這個中國人認作川島太郎啦！』

『那能把您認作川島呢，』老孫頭嘆了口氣，拿寬闊的手掌摸着下巴。『只是我想起了川島，想起了鈴木，那些狼狗，也想起了成千成萬屈死的伙計。……』老孫頭顯然被沉思弄得不痛快，不說話了。李占春聽他一說，不特不生他氣，反而被他的不痛快感染着，也低頭望着山坡下面那破爛的變壓所。過了一會，老孫頭用平靜的嚴肅的口氣問那兩個年青人說：

『哼，你們這些小伙子們成天呆着，眼見機器動都不動，心裏好過嗎？』

李占春站了起來，用並不帶惡意的冷笑反問說：

『老孫頭，你安的是啥心腸呀？日本那時代，我幾時都看見你像生了誰的氣似的，成天不說話。日本人來了便幹一陣，剩下我們幾個，你就唉聲嘆氣說：「有啥辦法呢？頭上頂着是他的，脚下踏着是他的，吃也是他的。來了，便幹一陣；走了，大伙歇歇再說。」你教會我們懶；國民黨員來那一陣子，你也教我們：「歇一歇再說。」眼下，機器也停了，人也閒了，你倒問起咱們閒得慌不，你安的是啥心腸呀？好比水車那蓋子，騙大員打開是你，不叫關上也是你，……』這幾天李占春其實和大夥一樣，閒得慌，一天到晚不曉得怎麼過好，可是他把心裏話藏過，有意挑剔老孫頭。

因爲今天天氣好，沒有風，太陽有點兒勁，從屋裏鑽出來的人越過越多。他們都很自然地緊攏在台階上湊熱鬧來啦。他們多半是小伙子，其中有個五十六歲的老關頭；一個還信佛的老劉頭；另一個是三十多歲的老修，他是本屯人，打從修水電廠起就有他。——已往，大夥不樂意和他在一起，因爲他愛拿大夥說的話告訴日本人；可是他呢，只要人多地方便鑽前去。國民黨大員來發電廠那幾天，大夥摸不着底，都害怕；老修却自個兒去見國民黨的大員，拿從前對付日本人的嘴臉去逢迎他們。從此，他又高高地坐在工友們的頭上，指揮這個到四十里外的西涼鎮去買

肉打酒，支使那個打掃房間做飯；叫這個獻雞，派那個獻麵。誰知大員們來這兒不是打算修復水電廠，只想來揀點洋撈，並欣賞欣賞風景。不久，八路軍收復了鹿鳴江，大員們嚇得魂飛魄散，一心要再澈底破壞一下機器便逃跑。那一天一個大員看見只有潘玉山和老孫頭在機器房裏收拾房子，他便問這小伙和老頭，機器最重要的是哪一部份。潘玉山膽小，既不明白機器又不明白他問的是啥意思，一下答不出來。老孫頭一下就猜着大員的意思，就心想把這破機器再破壞。於是計上心來：『他想套我呢還是想……要是他想破壞機器，咱可不讓！』他正躊躇着，大員便問到他頭上來了。他心裏撲通撲通跳，老實說，他怕大員就和怕日本人一樣。他怕他故意把機器說錯了，大員會槍崩他；如果說了老實話，他又怕大員要破壞機器。『這機器再炸一回，還指望修麼？』他的心一橫，便撒了個謊。他裝成老實巴腳的樣子，指着水車上的檢查孔蓋，對大員悄聲說：

『咱不明白機器，聽說就數那玩藝兒要緊，只要把它打開，便天神來了也蓋不上，機器房全叫水淹了，水一直會淹上山頂。』

果然，大員撤退時忽忽忙忙把檢查孔打開，便逃命去了。水從檢查孔口猛力地冒出，每天把水車沖洗，把機器房淹上了尺來高的水。水到了尺來高，便往外流，流到變電所跟前的河水裏，

匯合於鹿鳴江去了。

老孫頭的機智把惡毒愚蠢的大員騙了，救了機器。至今，『水一直會淹上山頂』，已成為一個天大的笑話。工人們樂起來便愛提起這個笑話，和親暱地讚揚老孫頭的機智。老修每次聽着，都記在心裏，他尋思，將來國民黨再來，他又有了獻功的材料了。說起來他和老孫頭也沒仇恨，不過他總喜歡給上頭拍馬，說說別人的壞話來顯顯自己的『忠心』罷了。

其實要蓋上這檢查孔也太容易，只要把北湖頭那邊水閘一關，水流停止以後，便能蓋上了。只是老孫頭怕胡子和國民黨再來搗亂機器，不叫蓋上。等冬天來了，老孫頭才叫蓋上，可是就蓋不嚴實了，冒出來絲絲的水，積少成多，把機器和機器房地面都凍結住了。

老孫頭是水電廠的一個普通工人，只不過他來的日子最長，爲人正派，他說出來的話和他做的事情，都能符合大夥心裏所想的，因此大夥都聽他的話。特別在中央胡子馬玉山搶劫以後，他提議工人派代表去請縣政府救濟，得圓滿解決；和他智騙大員，救了機器這兩件事以後，大夥更佩服他。

老修瞅着他有點眼紅，但是國民黨大員一走，他便失去了靠山，大家更瞧不起他。他覺得自己身體裏沒有一根骨頭，好比一隻蝸牛一樣，如果有一個硬殼子給他掩護，他便大着膽橫衝直

撞；沒有了那個硬殼呢，他便癱軟，便垂頭喪氣。

這時老孫頭想着：檢查孔打開，原是自己想救機器，騙大員們打開的；後來又是怕壞人來搗亂不叫蓋上，以致後來蓋不嚴實，把機器冰凍得不像樣，心裏着實有點難過。現在聽了李占春頂他一句，他就更不好受。看着那麼些人，他心眼又活動起來，乘機嚴肅地糾正李占春說：

『占春，你可不能這麼說。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什麼時候幹什麼事。我活了四十八個年頭，這四十多年裏面，咳，我學會了偷懶，學會了罵人，騙人，學會了啥也不敢信，學會了……說起來話可長啦。我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幹起莊稼活來莫說一個人頂我不過，就算兩個李占春也會落在我後頭；自然，那是老中華時代了。』

『哼，原來是個老莊稼人哩。』潘玉山插嘴說。

『我的兩隻手，哪有半袋烟工夫閒的？莫說我自個不閒，看見別人閒我也會生氣。』

『那你什麼時候學會偷懶的？』有人問道。

『你聽嗎？說來話長，意思倒挺簡便，人窮唄，種地沒地，幹手藝沒本錢，再加上鬧病，天旱，還有咱們的好日子？到了東北，日本人的天下，更不用提了。打比修這水電廠，日本人說吃大米白麵呀，工錢高呀，招來的工人老鼻子啦。吓，他們騙人啦，咱吃的是糠子，小米，豆